

文章编号: 1001-0920(2004)02-0191-04

抗主动攻击的隐秘通信方案

刘春庆, 戴跃伟, 王执铨

(南京理工大学 自动化系,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针对隐秘通信过程中存在的破坏、篡改、伪造 3 种主动攻击行为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分析, 使用计算复杂性理论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运用密码学中的密码 Hash 函数和数字签名技术, 提出了两种能够抗击主动攻击行为的隐秘通信方案, 从理论上证明了该方案对主动攻击的安全性。

关键词: 隐秘通信; 主动攻击; 安全性; 认证技术

中图分类号: TP39 **文献标识码:** A

Securing schemes of steganography against active attacks

L IU Chun-qing, DA I Yue-wei, WAN G Zhi-quan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Correspondent: L IU Chun-qing, E-mail: liu-chunqing@sohu.com)

Abstract: The active attacks (namely damage, substitution fraudulent and impersonative fraudulent) to steganographic system are discussed. They are defined from a complexity-theoretic point of view. By applying secure cryptographic Hash function and public-key signature scheme, two novel steganographic systems are constructed. The security of the systems against these attacks is proved in theory.

Key words: steganographic system; active attack;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technique

1 引言

信息隐藏技术的两个主要应用分支为数字水印和隐秘通信^[1,2]。其中隐秘通信是将所要传送的秘密消息嵌入到隐秘载体(即公开传输的普通多媒体数据)中,形成与隐秘载体相似的隐秘对象在公开信道上传输,从而实现数据的秘密传送和安全保护。另一方面,隐秘通信系统中的攻击者必然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从公共信道中所接收的隐秘对象进行秘密消息的提取、破坏、篡改或伪造,以损害通信方的利益。依据攻击行为的危害程度可将其分为主动攻击和被动攻击两大类。被动攻击是指攻击者监听公开传播的数据,从中寻找隐秘对象并进行分析,提取所嵌入的秘密消息;而主动攻击除了试图提取秘密消

息外,还要进一步破坏、篡改隐秘对象中的秘密消息,甚至以发送者的身份伪造隐秘对象进行发送,使接收者受骗。Simmons 于 1983 年提出的“囚犯问题”^[3]可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 Alice 和 Bob 因犯罪被逮捕并关押在不同的囚室内,他们想策划逃跑,但是两人之间的所有通信都要在看守 Wendy 的监视下进行。Wendy 不允许他们进行加密通信,并且她一旦发觉可疑的通信会将他们都送入严密守卫的囚室,因此, Alice 和 Bob 必须以隐秘的方式进行通信,以免引起 Wendy 的疑心。假设 Alice 和 Bob 在被逮捕前已交换了一些秘密信息,即密钥 K ,则 Alice 在密钥 K 的控制下将要传送的秘密消息 M 嵌入到随机选取的一个普通载体 C 中形成隐秘对象 S , Alice

收稿日期: 2002-11-27; 修回日期: 2003-03-10

基金项目: 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20020288025);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01054)。

作者简介: 刘春庆(1965—),男,山东昌邑人,博士,从事信息隐藏理论与技术研究; 王执铨(1939—),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信息安全、动态大系统建模与控制、混沌控制等研究。

在公开信道上将 S 传送给 Bob, 希望 Wendy 不会注意到所嵌入的消息 因为 Bob 知道 Alice 所采用的数据嵌入方法和嵌入过程中所使用的密钥 K , 所以他能恢复秘密消息 M . 另一方面, Wendy 监视到隐秘对象 S 后进行分析, 确定 Alice 和 Bob 是否进行非法通信, 这时她所充当的是被动攻击者的角色 更进一步地, Wendy 出于某种恶意目的, 实施主动攻击, 在提取了 M 后将自己拟定的消息 M 嵌入到隐秘对象 S 中形成伪造的隐秘对象 S' 发送给 Bob, 或直接伪造一个隐秘对象 S' 发送给 Bob, 这时 Bob 如果提取了消息 M 并误认为是 Alice 所发送的信息, 就会因受骗而跌入 Wendy 设计的陷阱中 因此, 可以设想 Alice 和 Bob 为防止在通信时受骗, 在被捕前还约定了一个 Alice 所独有的任何人都不能冒充的印记, Bob 可以通过检测所提取的消息中是否含有 Alice 的特定印记来判断该消息是否为 Alice 发送而且是否被篡改过

关于数字水印系统中的主动攻击行为的研究文献^[4,5]比较常见, 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而隐秘通信系统中的主动攻击行为却鲜见提及, 但对其进行研究在许多方面如军事、外交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通信领域中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隐秘通信系统中的主动攻击行为

本文假设攻击者只能直接观测到公开信道上传输的数据, 而不能接触到数据的嵌入和提取过程

2.1 隐秘通信系统的传统模型

参照文献[6]中对数字水印系统的描述方法, 可将隐秘通信系统描述为一个多项式时间的概率算法的四元组

$$\Sigma = \{G, E, A, D\} \quad (1)$$

1) G 为密钥生成算法: 输入 1^n (由 n 个 1 组成的字符串), G 输出 1 个 n bits 的密钥 K . 因为 G 是随机的, 所以每次可能产生不同的密钥

2) E 为数据嵌入算法: 对于给定的隐秘载体 C , 秘密消息 M 和隐秘密钥 K , E 输出隐秘对象 $S: S = E(C, M, K)$. 假定 C 和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3) A 为主动攻击算法: 输入 S 和 A , 输出 $S' = A(S)$. 假定 S 和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4) D 为数据提取算法: 输入 S 和 K , D 输出 $M = D(S, K)$.

2.2 破坏攻击

攻击者截获隐秘对象后, 在保持知觉相似性的前提下, 利用某种数字处理方法如有损压缩、重采样等对隐秘对象进行处理后再发送出去, 如果嵌入算

法的鲁棒性不强, 接收者提取出的秘密消息 M' 不是原来的秘密消息 M , 则认为攻击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破坏攻击

一般地, 可将破坏攻击定义为:

定义 1(破坏攻击) 设式(1)为隐秘通信系统, 如果攻击者能够找到一种多项式时间的算法 A_D , 当输入为 S , 输出为 $S' = A_D(S)$, S' 与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使得 $M' = D(S', K) \neq M$, 则称攻击者实施了一次成功的破坏攻击

显然, 信道失真可以作为破坏攻击来处理

2.3 篡改攻击

篡改攻击是指攻击者不仅能截收到隐秘对象, 而且篡改了秘密消息的内容, 在保持修改后的隐秘对象 S' 与原隐秘对象 S 知觉相似性的前提下将 S' 发送出去 如果接收者提取出了篡改的隐秘消息 M' , 则认为攻击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篡改攻击

一般地, 可将篡改攻击定义为:

定义 2(篡改攻击) 设式(1)为隐秘通信系统, 如果攻击者能够找到一种多项式时间的算法 A_S , 当输入为 S 和 M_A , 输出为 $S' = A_S(S, M_A)$, S' 与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使得 $M' = D(S', K) = M_A$, 则称攻击者实施了一次成功的篡改攻击

2.4 伪造攻击

攻击者在没有观察到隐秘对象的条件下, 拟定消息 M_A , 运用某种方法伪造一个隐秘对象 S' , 并冒充合法发送者的名义发送出去 如果接收者提取出了伪造的消息 M_A , 则称攻击者实施了一次成功的伪造攻击 由此可以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 3(伪造攻击) 设式(1)为隐秘通信系统, 如果攻击者能够找到一种多项式时间的算法 A_I , 当输入为 C, M_A 时, 输出为 $S' = A_I(C, M_A)$, S' 与 C 保持知觉相似性, 使得 $M' = D(S', K) = M_A$, 则称攻击者实施了一次成功的伪造攻击

由以上描述的 3 种主动攻击方式的定义可见, 主动攻击者采用的是以假乱(充)真, 试图用假消息欺骗接收方的策略, 而接收方如果对收到的消息缺乏有效的鉴别方法, 可能会以假为真、上当受骗, 所以传统的隐秘通信系统不能防止对手的主动攻击

3 能够防止主动攻击的隐秘通信方案

下面将密码学中的认证技术运用于隐秘通信系统, 给出了基于密码 Hash 函数和数字签名的两种隐秘通信方案, 并从理论上证明该方案能够防止此类主动攻击

3.1 基于密码 Hash 函数的隐秘通信方案

3.1.1 密码 Hash 函数认证体制^[7,8]

密码 Hash 函数 H_H 是在密钥 K_H 的控制下将任意长字符串 M 映射成一个输出字符串 H_M 的函数, 称 $H_M = H_H(M, K_H)$ 为字符串 M 的 Hash 值或数字指纹. 虽然不能从 H_M 求出字符串 M , 但可以验证任一给定字符串 M 是否与 M 具有相同的 Hash 值.

将密码 Hash 函数认证体制记为一个概率算法的三元组 G_H, H_H, V_H , 其中 G_H 表示密钥生成过程, H_H 表示 Hash 值的生成过程, V_H 表示证实过程.

1) 密钥生成算法 G_H : 输入 $1^k, G_H(1^k)$ 输出 1 个 k bits 的认证密钥 K_H .

2) Hash 算法: 输入 M 和 M , 计算 M 和 M 的 Hash 值, $H_M = H_H(M, K_H), H_M = H_H(M, K_H)$.

3) 证实算法 V_H : 输入 H_M 和 H_M , 判断 M 是否为 M .

$$V_H(M = M) = \begin{cases} \text{True, if } H_M = H_M; \\ \text{False, if } H_M \neq H_M. \end{cases} \quad (2)$$

该体制的安全性在于, 在同一个认证密钥 K_H 控制下伪造一个消息 M 使其具有与给定的消息 M 相同的 Hash 值, 或寻找两个不同的消息 M 与 M , 使其具有相同的 Hash 值,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3.1.2 基于密码 Hash 函数的隐秘通信方案

假设密码 Hash 函数 $H_M = H_H(M, K_H)$ 对破坏、篡改、伪造攻击是安全的, 在式 (1) 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隐秘通信方案

$$\bar{\Sigma} = \{\bar{G}, \bar{E}, \bar{A}, \bar{D}, \bar{J}\}. \quad (3)$$

1) \bar{G} 为密钥生成算法: 输入 $1^n, \bar{G}(1^n)$ 输出 1 个 n bits 的隐秘密钥 K ; 输入 $1^k, G_H(1^k)$ 输出 1 个 k bits 的认证密钥 K_H .

2) \bar{E} 为数据嵌入算法: 输入隐秘载体 C , 秘密消息 M 和隐秘密钥 K , 首先计算 $H_M = H_H(M, K_H)$, $\bar{M} = M \parallel H_M$; 然后在 K 控制下将 \bar{M} 嵌入到 C 中, \bar{E} 输出隐秘对象 $S = \bar{E}(C, \bar{M}, K)$. 假定 C 和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符号 $\bar{\quad}$ 表示两个字符串的联接.

3) \bar{A} 为主动攻击算法: 输入 S, \bar{A} 输出攻击后的隐秘对象 $S = \bar{A}(S)$. 假定 S 和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4) \bar{D} 为数据提取算法: 输入 S 和 K, \bar{D} 输出 $\bar{M} = \bar{D}(S, K)$.

5) \bar{J} 为消息鉴别算法: 输入 \bar{M} , 首先将 \bar{M} 分裂为两部分: $\bar{M} = M \parallel H_M$; 然后计算 $H_M = H_H(M, K_H)$. 若 $H_M = H_M$, 则 \bar{J} 输出 M 为真消息, 否则 \bar{J} 输出 M 为假消息.

现在, 发送者将秘密消息 M 连同其数字指纹

H_M 一起嵌入到隐秘载体 C 中. 如果一个消息是由攻击者伪造的或攻击者修改处理过, 那么接收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它. 因为根据 Kerckhoffs 假设, 攻击者了解隐秘通信系统式 (5) 的全部知识, 但不知道密钥 K 和 K_H . 如果实施破坏、篡改和伪造攻击, 就意味着寻找一个多项式时间算法, 使得两个不同的消息具有相同的 Hash 值或一个消息在不同的密钥下具有相同的 Hash 值, 这与密码 Hash 函数的潜在安全性是矛盾的. 基于文献 [6] 的定理 3.1, 本文给出了下面的定理:

定理 1 对于隐秘通信系统 (3), 如果密码 Hash 函数对破坏、篡改、伪造攻击是安全的, 那么 $\bar{\Sigma}$ 对破坏、篡改、伪造攻击也是安全的.

证明 1) 证明 $\bar{\Sigma}$ 对破坏攻击是安全的. 反证法: 假设 $\bar{\Sigma}$ 对破坏攻击是不安全的, 那么根据 Kerckhoffs 假设和定义 1, 攻击者能够找到一种多项式时间的算法 \bar{A}_D , 当输入为 S , 输出为 $S = \bar{A}_D(S)$, S 与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使得 $M = \bar{D}(S, K)$, M , 而 $H_M = H_M$, 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消息具有相同的 Hash 值, 这与定理的条件矛盾. 因此, $\bar{\Sigma}$ 对破坏攻击是安全的.

2) 证明 $\bar{\Sigma}$ 对篡改攻击是安全的. 反证法: 假设 $\bar{\Sigma}$ 对篡改攻击是不安全的, 那么根据 Kerckhoffs 假设和定义 2, 攻击者能够找到一种多项式时间的算法 \bar{A}_S , 当输入为 S , 输出为 $S = \bar{A}_S(S, M_A)$, S 与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使得 $M = \bar{D}(S, K) = M_A \parallel M$, 而 $H_M = H_M$, 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消息具有相同的 Hash 值, 这与定理的条件矛盾. 因此, \bar{E} 对篡改攻击是安全的.

3) 证明 $\bar{\Sigma}$ 对伪造攻击是安全的. 反证法: 假设 $\bar{\Sigma}$ 对伪造攻击是不安全的, 那么根据 Kerckhoffs 假设和定义 3, 攻击者能够找到一种多项式时间算法 \bar{A}_I , 输入 C, M_A 和 K_{HA} (攻击者伪造的对 M_A 的认证密钥), 输出 $S = \bar{A}_I(C, \bar{M}_A)$, 其中 $\bar{M}_A = M_A \parallel H_H(M_A, K_{HA})$; S 与 C 保持知觉相似性, 使得 $M = \bar{D}(S, K) = M_A$. 而 $H_H(M_A, K_{HA}) = H_H(M, K_H) = H_H(M_A, K_H)$, 意味着一个消息在不同的密钥下具有相同的 Hash 值, 这与定理的条件矛盾. 因此, $\bar{\Sigma}$ 对伪造攻击是安全的.

3.2 基于数字签名的隐秘通信方案

3.2.1 数字签名体制^[8,9]

可将数字签名体制记为一个概率算法的三元组 G_S, S_S, V_S , 其中: G_S 表示密钥生成过程, S_S 表示签名生成过程, V_S 表示签名证实过程.

1) 密钥生成算法 G_s : 输入 1^k , $G_s(1^k)$ 输出 1 对 k bits 的签名密钥 K_P 和 K_S , 其中: K_P 为公钥, K_S 为私钥

2) 签名生成算法 S_s : 输入 M 和 K_S , 计算对 M 的签名 $s = S_s(M, K_S)$.

签名证实算法 V_s : 输入 M, s 和 K_P , 判断 s 是否为 M 的签名

$$V_s(M, s, K_P) = \begin{cases} \text{True, if } s = S_s(M); \\ \text{False, if } s \neq S_s(M). \end{cases} \quad (4)$$

该体制的安全性在于, 从 M 和其签名推出私钥 K_S , 或伪造一个 M , 使 M 和 s 可被证实为真, 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3.2.2 基于数字签名的隐秘通信方案

假设数字签名体制 G_s, S_s, V_s 对破坏、篡改、伪造攻击是安全的, 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隐秘通信方案

$$\hat{\Sigma} = \hat{G}, \hat{E}, \hat{A}, \hat{D}, \hat{J}. \quad (5)$$

1) \hat{G} 为密钥生成算法: 输入 1^n , $G(1^n)$ 输出 1 个 n bits 的隐秘密钥 K ; 输入 1^k , $G_s(1^k)$ 输出一对 k bits 的签名密钥 (K_P, K_S) , 其中: K_P 为公钥, K_S 为私钥

2) \hat{E} 为数据嵌入算法: 输入隐秘载体 C , 秘密消息 M 和隐秘密钥 K , 先计算 $s = S_s(M, K_S)$, $M' = M \oplus s$, 再在 K 控制下将 M' 嵌入 C 中, \hat{E} 输出隐秘对象 $S = E(C, M', K)$. 假定 C 和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3) \hat{A} 为主动攻击算法: 输入 S, A 输出 $S' = A(S)$. 假定 S 和 S' 保持知觉相似性

4) \hat{D} 为数据提取算法: 输入 S' 和 K, \hat{D} 输出 $M' = D(S', K)$.

5) \hat{J} 为消息鉴别算法: 输入 M' , 将 M' 分裂为两部分: $M' = M \oplus s$ 若 $V_s(M, s, K_P) = \text{Ture}$, 则 \hat{J} 输出 M 为真消息, 否则 \hat{J} 输出 M 为假消息

发送者现将秘密消息 M 连同其数字签名 s 一起嵌入到隐秘载体 C 中. 若一个消息是由攻击者伪造的或被攻击者修改处理过, 那么接收者能够识别该消息的虚假性. 因为根据 Kerckhoff's 假设, 攻击者了解隐秘通信系统(5)的全部知识, 但不知道密钥 K 和 K_S . 如果实施破坏、篡改和伪造攻击, 就意味着寻找一个多项式时间算法, 使得两个不同的消息具有相同的签名或一个消息在不同的密钥下具有相同的签名, 这与数字签名体制的潜在安全性是矛盾的

定理 2 对于隐秘通信系统式(5), 如果数字签名算法对破坏、篡改、伪造攻击是安全的, 那么 $\hat{\Sigma}$ 对破坏、篡改、伪造攻击也是安全的

该定理的证明与定理 1 的证明类似, 略

4 结 语

本文初步分析了传统的隐秘通信系统中存在的破坏、篡改、伪造 3 种主动攻击行为, 同时基于计算复杂性理论明确定义了这 3 种攻击模型. 借助于密码学中的认证技术, 通过将秘密消息与其 Hash 值或数字签名进行捆绑隐藏, 构建了两个能够挫败主动攻击的隐秘通信系统, 并对这两个系统的安全性进行了理论证明, 为进一步研究隐秘通信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它所增加的嵌入数据量, 必然对隐秘通信系统的鲁棒性、不可感知性和信道容量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而且秘密消息嵌入前的预处理和提取后的鉴别过程增加了系统的成本与工作时间, 这些既是增强系统的安全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汪小帆, 戴跃伟, 茅耀斌. 信息隐藏技术——方法与应用[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22-27.
- [2] Petitcolas F A P, Anderson R J, Kuhn M G. Information hiding: A survey[J]. *Proc of the IEEE*, 1999, 87(7): 1062-1078.
- [3] Simmons G J. The Prisoners problem and the subliminal channel[A]. *Advances in Cryptology, Proc of Crypto 83*[C]. Santa Barbara: Plenum Press, 1984. 51-67.
- [4] Qiao L, Nahrstedt K. Watermarking schemes and protocols for protecting rightful ownership and customer's rights[J]. *J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1998, 9(3): 194-210.
- [5] Cox IJ, Linnartz J-P M G. Some general methods for tampering with watermarks[J]. *IEEE J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1998, 16(4): 587-593.
- [6] Katzenbeisser S, Veith H. Securing symmetric watermarking schemes against protocol attacks[A]. *SPIE the Int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C]. California, 2002. 260-268.
- [7] Jueneman R R, Matyas S M, Meyer C H. Message authentication[J].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1985, 23(9): 29-40.
- [8] 王育民, 刘建伟. 通信网的安全——理论与技术[M].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233-297.
- [9] Schneier B. A primer on authentication and digital signatures[J]. *Computer Security J*, 1994, 10(2): 38-40.